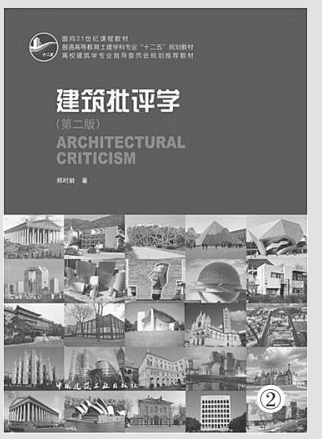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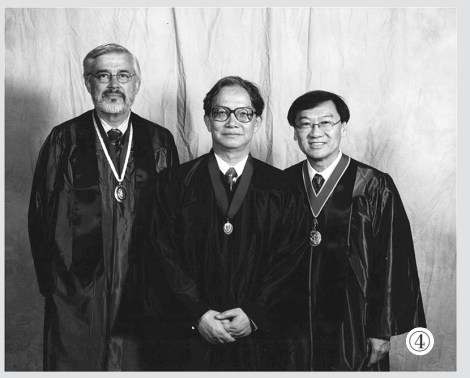
郑时龄：心怀天下建筑的“乐队指挥”

■文/文汇报记者 李念

孩提时的郑时龄向往着做远洋舰长，并自学考入了航海俱乐部。因为视力太差，他将理想改为造船工程师。然而，最终他报考了同济大学的建筑学专业，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年底迎来75周岁生日的他，不仅很早在建筑学界确立了首创“建筑批评学”的权威学术地位，而且在新世纪伊始，就担任了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用了10年时间参与世博会的申办和筹办，在后世博的2013年开始，又延展出“2040全球城市规划”的复调。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兼有意大利、法国、美国建筑界等学术盛誉，郑时龄不仅实现了他进入建筑系时老师的第一句寄语“好的建筑师就是乐队总指挥”，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和中国的崛起，他的指挥舞台背景已经逐步扩展到世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心怀天下建筑的“乐队指挥”。





①2007年郑时龄获意大利罗马大学名誉博士
②郑时龄著作《建筑批评学》
③自2011年起，郑时龄担任上海市援疆工作组专家，同时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乡规划顾问，先后六次赴新疆工作
④2002年，郑时龄获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资深会员

“同济学派”在新世纪的再扬帆

1959年报考学制为6年的同济建筑学专业时，郑时龄其实不知道建筑何为，但是他爱画画。他至今记得老师的第一句话是：好的建筑师如同一个好的乐队指挥。新世纪后接受采访时，郑时龄这样定义建筑：它是综合设计、技术、艺术和工艺的学科，需要设计师具有哲学、文学、历史、音乐等丰富全面的素养，建筑的进步体现在思想上。

郑时龄总结自己学术生涯时会强调因为幸运地考入了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1959年入学时，尽管经历了“破建筑系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和“火烧文远楼”等运动，但一批学贯中西的建筑大师依然健在。郑时龄回忆，“设计课上，一旦大师来改图，场面非常壮观。围得里外三四圈，最外层的会站在高高的绘图凳上，像表演杂技似地围观俯视。”

听系里的学长讲不完那些建筑大师的故事。1952年9月建立的同济建筑系，前身是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和之江大学建筑系，并有同济、复旦、交大的土木系教师。如。陈植、陆谦受、王大闳、陈从周、白德懋等，他们有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许多人汇通中西，博学多才，很早就倡导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就学术派别而言，郑时龄介绍，一向被建筑界视作“包豪斯”或者“现代派”风格，黄作燊、李德华、罗小未、罗维东等教授都曾得亲炙，使得同济学派和“包豪斯”之间有师承关系。1962年，郑时龄曾跟随陈从周教授赴松江测绘，1965年跟随吴景祥、谭垣、罗小未等去杭州做毕业设计，还很幸运地由冯纪忠教授完整地传授了建筑空间原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工作了13年的郑时龄，考回母校成为首届研究生，师从黄家骅、庄秉权两位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留校，成为文革前毕业的最后一代教师。以后又师从罗小未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作为“同济学派”的一名学者，郑时龄不仅撰有以建筑本体论与对应的方法论为主干的《建筑理性论》专著，而且在1990年代末以“建筑批评体系”的建构确立了自己在建筑学界的学术地位。郑时龄从1992年开始给高年级学生讲授“建筑评论”一课，至今已有24年。2001年，他出版了《建筑批评学》一书，2014年7月再版。“几乎是重新写了一遍。”郑时龄告诉记者，诚如他对建筑的理解，这是复合的学科，这本书参考了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思路，而其中的案例是与时俱进地在更新。在9月23日的采访中，郑时龄告诉记者，这门课程被评为全国精品课程，他至今依然在给本科生讲授。“大概是上海高校中唯一一位给本科生上课的古稀教授了。”最初，他是全程上完，近几年，逐步由上三分之一，减到上六分之一，“因为要给年轻学者一些施展机会。”但是，其中的案例却是他每年都要更新的。比如，今年的课程中，他的案例是浦东美术馆，2013年建造的世博会博物馆，今年的复旦管理学院新大楼。

他总共培养了100多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如何让后学将前辈积累的“同济建筑学派”的品牌更为卓越，而且代表中国向世界交出自己的思想，是曾为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的他所念兹在兹的心愿。2013年，郑时龄承接了中国科学院的课题——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学科的未来发展。勤勉的他不惜“恶补”城市规划的理论，比如由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创立的“根茎理论”，这个理论对生态城市形态审美有独到见解，线形的“茎于态”、分形“簇群态”、拓扑“网络态”三段论，对从事了更多实践的郑时龄是个补充和提升。

“同济学派”需要第三、第四代人继续推波助澜，“一天常常要换好几个频道。”2012年起担任同济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郑时龄只争朝夕地努力着。

意大利访学的新视野和超长缘分

在全程参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策划后，郑时龄又被聘为2015年米兰世博会学术委员会的顾问。说起意大利，郑时龄有说不完的故事和情感。如果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是抓住了机遇，那么1984年至1986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访学，是抓住机遇创造了机会。

提起这两年被郑时龄称为“岁月静好”的时光，30年后的他依然记忆犹新。“留学生涯，让我感受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辉煌，更让我体会了文化和城市建筑、国家的关系，也让我感悟了学者该有的视野。”

最初这是一个赴德计划，在留德预备部强化学了一年德语的郑时龄突然被通知去意大利，他不得不又去北京语言学院补修了半年的意大利语。“意大利当时是不发达的象征，从赴美生活费和赴意生活费的数额可见一斑。前者是600美元每月，后者是不到300美元。”抵达意大利的第一天，他便被大使馆带去参观圣彼得大教堂，“教堂的华丽和精致震惊了我。”，此后，课余时分，在这座文艺复兴的发源城市——佛罗伦萨街头，如同电影《午夜巴黎》中一般，郑时龄与但丁、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伽利略、拉斐尔“共游与对话”，体验文艺复兴时代留下的耀眼的建筑、雕塑、绘画。作为建筑学专业的郑时龄心里大叹“值了”。两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意大利各大城市的角落。为此，他在锡耶纳大学修了意大利艺术史，回国后，他给学生开了“文艺复兴艺术史”，在当时开风气之先而传为美谈；他受邀去热那亚大学讲课，住在12世纪的修道院，院长的专业就是城市规划，一名英国建筑学教授同时借宿，三人经常在修道院里秉烛夜谈。

当时的意大利对中国毫无了解，郑时龄经常去各大学讲解中国建筑，学生们也会提很多问题。回国后，郑时龄致力于中意文化交流，好友格里戈蒂参与过上海地区规划，历史保护的国际专家拉蒂那为外滩源保护出谋划策，罗马大学建筑学院为了让中意学术交流更方便，专门设立了外事办公室，方便学生到中国取经。鉴于郑时龄所作的贡献，2007年，罗马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年，还获得了意大利国家级荣誉——刻有总统签名的仁惠之星一级骑士勋章。

给郑时龄强烈印象的是，意大利人和西方人对文化的重视。比较而言，中国的建筑师缺乏的就是文化底蕴。“在法国，建筑不是归建设部管辖，是归文化部管辖。”1994年，有人拿着一堆历史建筑的图纸和照片给他请求解读，由此促成了他加入了上海近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行列。1999年开始，他将这些历史建筑的前世后生一一解读，其中的文化传承跃然纸上，他甚至考证出在外滩9号背后，是1860年建造的旗昌洋行以及其他历史建筑。2001年，他出版了著作《上海近代建筑风格》，这本著作成为研究上海近代建筑的经典。对于国内外不断出现的“新奇怪”建筑，郑时龄认为中国此时有些像日本20世纪后半叶，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之前，建筑界崇尚着西方建筑风格，因此有些生硬的搬套痕迹。究其实，还是对本国文化理解的不深刻。他敬慕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能用日本文化来理解西方音乐。而他自己设计或主持的作品——复兴高级中学、朱屺瞻博物馆、南浦大桥等均注重文化的融入。有着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学会荣誉资深会员荣誉的他时常去各国参评建筑作品，在郑时龄的眼里，建筑是通用的世界语言，背后是文化和思想的力量，对本国文化的弘扬、对历史记忆的保存依然是重中之重。

世博会和后世博的长袖善舞

1994年便参与上海城市规划工作的郑时龄，最为珍惜的当属长达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的角色和经历。

2000年，郑时龄就受邀参与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和筹办工作，他是最初世博会主题演绎的总策划师之一，后来成为国家受聘的主题演绎顾问。2001年9月14日，郑时龄在巴黎参加了国际展览局的第125次大会，阐述中国世博会的设想。2002年3月，参与接待国际展览局的考察团。而世博会的选址更是充满了戏剧性。2000年，同济大学参与组织了“国际大学生夏日工作室”，以法国为主的14个国家的教授和学生参与，其中一个选题就是世博会2平方公里的规划。有一组同学认为应该沿黄浦江布置世博会，与城市的发展联成一体，该项目得了工作室的创意特别奖。法国建设部的总工程师将此分享给中国驻法国大使，大使又向市领导作了建议。在当时，政府重视城市风貌的保护，已经采纳了郑时龄在1990年代就提出的“以黄浦江和苏州河滨水空间作为空间核心”的思想。原先选在现迪斯尼选址的世博会就此“搬回”市区。

对城市风貌的保护法案也在2002年出台，世博会选址上有300多家工厂，如江南制造局、上海溶剂厂等，他们代表着上海工业的起步。郑时龄等提出把文物建筑当作资源，于是前者改造成世博会船舶馆，后者改造为世博村的酒店，既古老又时尚，30万平米的老建筑得到了保留，也成为当代建筑有意义的探索。

对于中国建筑师的走出去是郑时龄一直强调的，在世博会里，除了42个自建馆外，需要改造的展示馆和新建馆约50余个，郑时龄都希望给本土建筑师施展才华。2007年4月，中国馆向全球华人应征，郑时龄以中国红旗为主题参加了竞标，如宏的气势和丰富的内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带领下，不少中国建筑师纷纷参与竞标，提升了实力。

如今，世博会已经结束整整六年，后世博的工作仍在继续。“就像养育了一个孩子，别人只在意他的成长，我还要留心他的发展。”在采访当日，郑时龄正在忙碌着入驻世博园区内的金砖国家银行总部的设计评审。这将是上海的第一个国际组织总部，落地达十万平方米，有7家建筑师事务所正在参加方案征集。“他们将在年底拿出方案。”郑时龄的眼里充满着憧憬。近年来主持过多伦路名人文化街、南京路步行街、南外滩规划的他，正是“长袖善舞”之时。

今年8月，让人耳目一新、视野开阔的“上海2040全球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个方案融入了全球的最新理念，不仅是城市规划，更有人类发展理念，还有行走在其中的人的风景，郑时龄早在2013年时已经加入这个宏伟的工程，成为核心专家之一。“好的设计是创造目前为止不存在的东西，是对人和人、人和物、物与物之间关系的求解。”再一次，郑时龄如他所说，施展着“乐队指挥”的才能和责任。